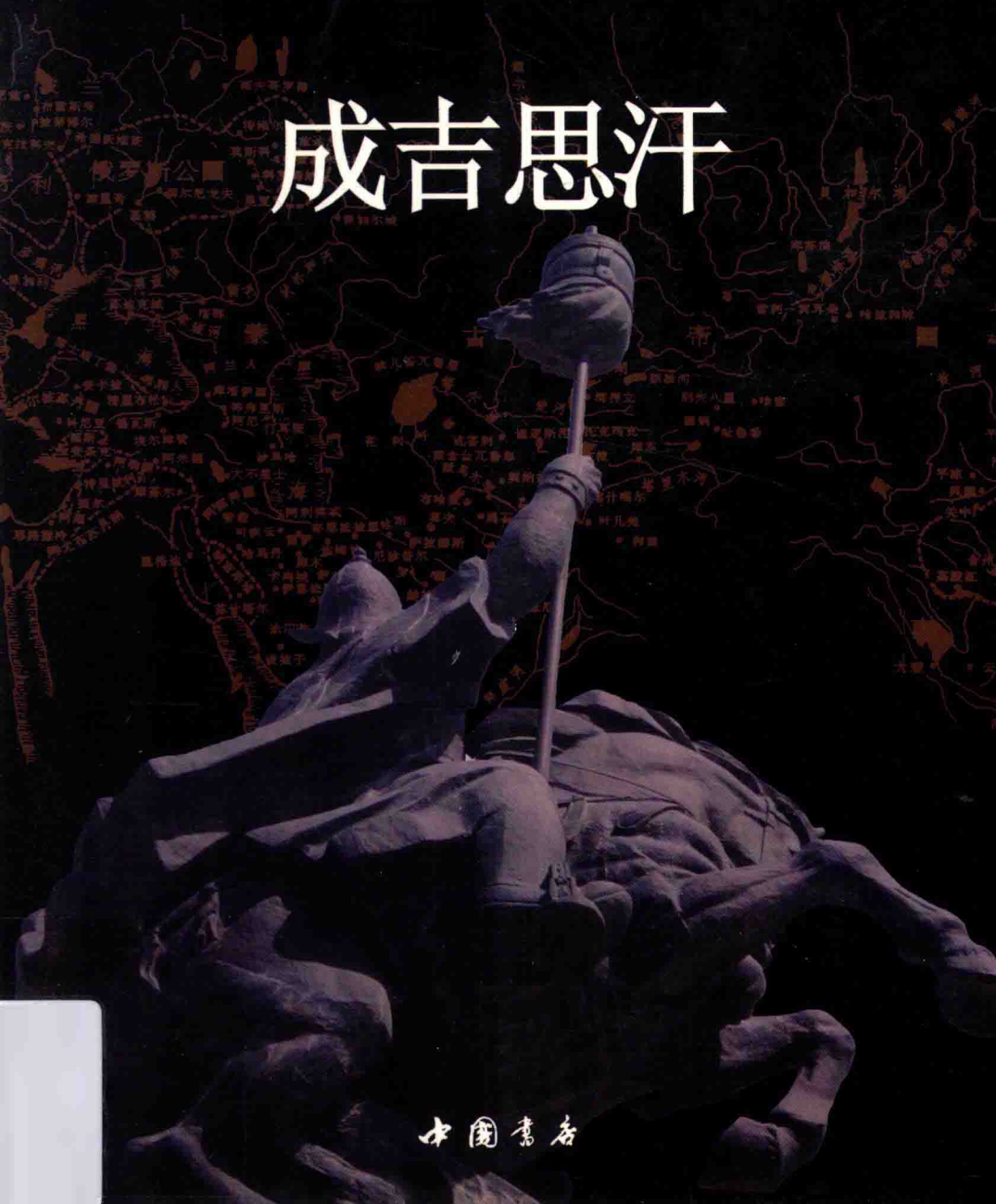


西方人眼中最恐惧的“黄祸”
欧洲文豪笔下蒙古帝国西征的真相与细节

蒙古帝国西征¹

[苏联]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成吉思汗



中国书店

蒙古帝国西征¹

[苏联]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成吉思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吉思汗 / (苏) 扬著 ; 陈弘法译. --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2.1 (2013.6 重印)

ISBN 978-7-5149-0245-7

I. ①成… II. ①扬… ②陈…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苏联 IV.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970 号

书 名: 成吉思汗——蒙古帝国西征 1
作 者: (苏联) 瓦西里·扬
译 者: 陈弘法
出 版: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规 格: 700mm×980mm 16 开本
19 印张 30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0245-7
定 价: 38.00 元

“萨里亚姆”，读者！

“没有翅膀，空中的鹰不可能翱翔；没有坐骑，地上的人不可能驰骋。

“一切事端，皆会有其起因；一根麻绳，有头就会有尾。起步正确，哪怕世事茫茫，也会使流浪者到达既定的目标；起步错误，加之疏忽大意，只会使流浪者陷入死亡的境地。

“倘若一个人有机会目睹诸如导致繁华村镇毁灭的火山爆发、被压迫百姓反对强大统治者的起事、前所未见且凶恶无比的异族对祖国大地的入侵等罕见之事，他就应当将这些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倘若这个人尚未学会用芦杆笔尖记述事实的本领，那么他也应当将这些故事讲给富有经验的录事，请录事用牢靠的纸张记录下来，以备教育子孙后代。

“而那种虽然经历过震撼人心的事件却又故意缄默不语的人，无异于吝啬鬼——尽管死神冰冷的手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头颅，他还将种种宝贝用长袍包裹起来，埋进荒原的地下。

“不过，当我削尖芦杆笔，饱蘸墨水时，又不禁犹豫起来……要把无情地打击各个民族的成吉思汗及其强悍的大军如实地讲述出来，我有足够的词语和力量吗？这批来自北方大漠的征服者在他们长着火红胡须的统帅带领下飞驰而来，疯狂至极的士兵驾驭永不疲倦的战马越过马维阑纳赫尔（位于忽毡河与锡尔河之间）和花刺子模（忽毡河下游的一个国家。13世纪时，花刺子模领有咸海至波斯湾之间的大片地域）宁静的山谷并一路上留下成千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每时每刻造成许多新的恐怖，以至人们互相寻问：‘战火弥漫的天空莫非再

无晴朗之时？世界的末日莫非已经来临？’——他们的入侵是多么令人恐惧啊！

“许多人劝说我将我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成吉思汗及蒙古人入侵的全部情况记载下来。我却久久踟蹰着……现在，我终于认为，再这样沉默下去是毫无道理的了。于是我斗胆决定将全世界闻所未闻、全人类特别是你们这方土地上的和平居民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这场奇灾大祸，以及倍受苦难的花刺子模描述下来……

“为了不致离题太远，我的话至此应当打住。老人们可以证明，我要讲的这一切，确是一桩真实的往事。

“有毅力有耐心的人定会看到事情的圆满结局，有志于探求知识的人定会获得知识……”

（萨里亚姆：“致敬”之意。这种“致读者”的典型开篇方式，在蒙古人崛起之前的东方作家著作中常被采用。）

目 录

1 身穿长袍的托钵僧	001
2 在游牧民的帐篷中	004
3 草原骑士	007
4 断事公道的哈吉姆	011
5 难以忘怀的小院门	015
6 沙的修史人	018
7 王宫的早晨	024
8 为伟大的伊斯坎德演奏“努巴”	029
9 凶神恶煞	033
10 缝在衣服上的影子	036
11 慷慨之举	039
12 秃儿罕哈敦的奸谋	043
13 后宫的被囚禁者	048
14 报丧人带来的喜讯	051
15 在被废黜王储的花园里	057
16 征讨钦察草原	064
17 与来历不明之敌的战斗	069
18 蒙古大军准备出击	076
19 东方君主的使团	078
20 沙与使者的夜间谈话	080
21 使者谈成吉思汗	082
22 大汗听取禀报	089
23 成吉思汗不安的一夜	091
24 在忽兰哈敦的帐篷里	094
25 合罕屈指计时	097

26 一支失踪的驼队	099
27 两国交战 不斩来使	102
28 成吉思汗龙颜大怒	103
29 战书该当如何写法	107
30 谁不守卫 谁将灭亡	111
31 库尔班·吉兹克当上了骑兵	115
32 战争开始了	120
33 战士的护符是利剑	123
34 桀骜不驯的帖木儿·灭里	126
35 蒙古人越过沙漠	129
36 被围困的不花儿	130
37 不花儿不战而降	134
38 怯绿连河草原多么好哟	138
39 投降者是可悲的	144
40 上层人士出卖了撒麻耳干	148
41 花刺子模沙无处藏身	151
42 在宽田吉思海的海岛上	155
43 库尔班·吉兹克回家去	159
44 库尔班寻找家人	163
45 秃儿罕哈敦出逃	166
46 扎兰丁向成吉思汗挑战	168
47 申河之战	172
48 哈吉·拉希姆当上了录事	173
49 “黑骑士”	177
50 哈吉·拉希姆讲的故事	181
51 成吉思汗三子因玉龙杰赤不和	190
52 哈拉·孔恰尔寻找故事的结局	193
53 要夺取玉龙杰赤，就得先摧毁它	198
54 哈拉·孔恰尔在“永忘塔”	200
55 哈吉·拉希姆在少年拔都汗身边	206
56 成吉思汗的圣旨	209

57 向“唯一至尊者”稟报	211
58 寻找“最后的海洋”	213
59 在阿兰和钦察境内	214
60 在迦尔迦河附近的鞑靼营地	217
61 被鞑靼人抓获的流浪汉普洛斯吉尼亚	220
62 基辅惶恐不安	225
63 速不台·把阿秃儿的计划	235
64 蒙古人在涅卜儿河畔	237
65 斡罗思人与钦察人向草原推进	239
66 鞑靼人的圈套	243
67 速不台·把阿秃儿准备打仗	244
68 战斗开始了	248
69 好一场恶仗	251
70 鞑靼人在尸骨上举行宴饮	256
71 成吉思汗下令班师	259
72 成吉思汗与真人信件往还	263
73 你要让我长生不老	265
74 蒙古人返回大斡耳朵	270
75 成吉思汗决心死于征途	272
76 蒙古人从这里路过	279
77 撒麻耳干今何在	284
78 在铁栅栏里	287
79 本书的最后一页	289
译后记	293

1

身穿长袍的托钵僧

我们居住的大地宛若一件展开的褪了色的旧袍子。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绕着无边无际的海洋。

——摘自古代阿拉伯文教科书

早春，一场姗姗而来的暴风雪掠过沉寂而辽阔的卡拉库姆大沙原。狂风将稀稀疏疏露出沙面的七扭八歪的灌木丛吹得飒飒作响。白色的雪片在空中飞舞。十来只骆驼横七竖八挤在一间带拱形屋顶的土房子旁。

拉骆驼的人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从骆驼背上卸下沉重的驮子，放到旁边的地上？

骆驼扬起落满雪花的头来，发出一声声呜咽嘶鸣，与风暴的怒吼呼应着。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骆驼朝铃声传来的方向扭过头去。

一头黑色毛驴从风雪中显露出来，毛驴后面蹒跚跚跚跟着一位托钵僧。他蓄着大胡子，穿着长袍，戴着高高的尖顶帽，帽子上挽着一圈白布带——那是去麦加朝圣过的托钵僧的标志。

“快走，快走！再走上十几步，你就可以得到你那份干草了。你瞧，我忠实的朋友别吉尔，我们遇上什么了——骆驼！有骆驼，就会有骆驼的主人；有主人，就会有仆人生起篝火。在十个人围坐着的篝火旁，还怕弄不到一碗粥，让第十一个人喝喝吗？喂，谁在那儿呀？正教徒们，请你们回答一声！”

没有回音。只有系在头驼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沉闷的响声。

托钵僧赶着披满雪花的毛驴缓缓地绕着土房子四周低矮的围墙走了一圈。只见雕花房门用木棒别着，土房子后面的空地上静静地

躺着几排坟墓。坟墓上铺砌着黑色白色小石子，坟墓间滚动着流沙。

“长眠在这寂静山谷中可尊敬的居民们，托钵僧哈吉·拉希姆·巴格达迪这厢有礼了！”过路人一边说着，一边将毛驴系在桩子上。“守护这无言之地的人哪里去了？是不是躲到土房子里了？”

托钵僧将面包掰碎，装进碎布缝成的料兜子里，把料兜子系在毛驴儿脖子下边。

“我忠实的朋友，我把这最后一点食物全给了你吧。你需要吃点东西。今天夜里我们要是冻不死，明天你还得驮着我往前赶路呢。我嘛，只好靠回忆我们在舒适的阿拉伯度过的那些温暖的日子来挨过这一夜了。”

托钵僧卸下木棒，推开房门。土房子中通常生篝火的地方，现在柴炭早已熄灭，只剩下一堆灰烬。拱形顶棚上端，有一个出烟口。墙跟下，蹲坐着四个人。

“愿诸位平安遂顺！”托钵僧开口致意，却不见有人回话。他向前走了一步，只见蹲坐在墙跟下的四个人一动不动，无声无息，面色苍白，就不禁后退回来，跳出门外。

“哈吉·拉希姆，你万不可口出怨言。这四位死者正等着有人为他们收尸。你虽然饥寒交迫，可毕竟还有力量，还可以在人间茫茫的大道上继续漫游下去……这里有一支驼队，它们失去了主人。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这些骆驼的拥有者。但是，托钵僧乃真理之探索者，他是毫无所求的。他应当赤条条一无所有，哼着歌儿向前走去。不过，这几只骆驼太可怜了，它们毕竟是令人同情的。”

托钵僧绕着骆驼转了一圈儿，然后把驼缰解开，让骆驼并排儿卧下。他查看了一番驮子，从中发现一袋燕麦，便给每只骆驼面前倒了一些。

“倘若有人问起哈吉·拉希姆这一辈子做没做过好事，这些骆驼可以齐声回答他：‘这位托钵僧在寒冷的暴风雪中曾经喂过我们东西，我们因此而没有死去。’”

托钵僧躺在一捆芦苇上，背贴着盘卧在旁边打盹的毛驴，过了一夜。清晨，风扫残云，东方露出了红日。托钵僧睁开眼看见坟墓披上粉红色的阳光，便一跃而起。

“别吉尔，动身吧，我们该赶路了！”

托钵僧把多半口袋燕麦驮到驴背上，又朝土房子里望了一眼。墙跟下原先蹲坐着四个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这个人大睁着深棕色的眼睛，茫然直视，眼皮一眨不眨。

“那三个死人那儿去了？莫非自己钻进坟墓不成？算了，哈吉·拉希姆再也不想留在此地了；他要继续赶路，要去花刺子模城。那里将会遇到许多快乐的人，那里将会听到圣哲们新鲜如牛奶蜜糖一般的谈话。”

“正教徒，救救我吧。”突然传来一个嘶哑而低微的声音。说这话的是蹲坐在墙跟下的那个残存者。他那波浪式的大胡子一动一动的。

“你叫什么名字？”

“马合木……”

“你是从花刺子模来的吗？”

“我有一只金鹰……”

“嗨！”托钵僧惊异地叫道，“你这个正教徒，死到临头了，还想什么金鹰不金鹰呢！快喝上点水吧！”

垂死者费劲地凑着水葫芦喝了几口水。他那茫然失神的目光盯着托钵僧，“我受了重伤……强盗哈拉·孔恰尔……我的三名伙伴也不知命运如何，有人把门锁住了，我们无法逃出去……你身为正教徒，如果对我这个正教徒见死不救的话，那你比谋杀者还要可鄙……《崇高之卷》（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称呼）就是这么说的……”

他的牙齿得得作响，双手求援似地伸向托钵僧。然后，双手缓缓地垂下，身体也随之向一侧倒下。

哈吉·拉希姆将垂死者的毛料长袍拉展一看，发现他胸部有一处黑色的伤口，鲜血正从伤口渗出来，“得把血止住。可是用什么东西包扎呢？”

旁边地上恰好有一个从垂死者头上滚落下来的白色缠头。托钵僧拾起缠头，开始解起来。一枚椭圆形的金牌从质地细薄的缠头布中掉出来。托钵僧将金牌拾起来一看，只见金牌上精雕细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还有一行其状如曲径上奔跑着的蚂蚁的古怪字母。

托钵僧沉思了一番，又朝垂死者审视了一会儿，“此人身上火光灼灼，预示着未来人世上将有一场大灾大难。他垂死挣扎的秘密原来

就在于此啊。”托钵僧自言自语道，“这是伟大的鞑靼合罕（合罕，意为“汗中之汗”，蒙古鞑靼人之主）发放的一枚牌子（刻有成吉思汗命令的金属牌或木牌，是自由通行于蒙古人诸封地之内的证明，有很大权威性，地方当局必须为持牌人提供一切便利）。我要将这枚刻有雄鹰的金牌好好保存起来，只要这位垂死者一旦重新焕发智慧和力量之后，我便设法把它归还给他。”说着，托钵僧把这枚金牌藏到自己宽大的腰带褶里。

他在垂死者身旁忙乱了很长时间，最终用质地细薄的缠头布为垂死者把胸部的伤口包扎好。然后，他走出土房，吆喝起一匹骆驼，牵到房门口，让骆驼躺倒；再将垂死者抱出来，放到骆驼之间，用毛绳捆好。

当红日爬上沙丘以后，托钵僧已经沿着隐约可见的草原小道行走在融雪之中了。他的身后，毛驴迈着碎步。毛驴后面，高大的双峰驼跨着大步。双峰驼上，用毛绳捆着的垂死者无可奈何地摇来晃去。

“快点走吧，别吉尔！我们很快就会赶到玉龙杰赤（花剌子模国都城，位于忽毡河下游），到那里你会吃到一把三叶兰干草的。这里太危险了。强盗哈拉·孔恰尔随时会从沙丘后面袭来，把你的主人变成奴隶，把你的黑皮扒掉。快点走，赶快离开这里！”

2 在游牧民的帐篷中

花剌子模沙之子——钦定继位人扎兰丁·蒙布尔尼正在卡拉库姆大沙原中狩猎，二百名剽悍的骑手骑着精壮的烈马陪伴着这位年轻的汗。这些陪伴者们执行着沙的秘密指令——密切注视勿让扎兰丁越出花剌子模国国界。他们围成半圆形向前推进，将黄羊和野驴驱赶进一片沙丘中。在那片沙丘中，仆人们事先已搭好白顶黑围小型帐篷，正在为所有狩猎者准备一顿丰盛的野餐。

春天催开了沙原上第一批稀稀疏疏的花苞，耀眼的阳光迅速融化着残存的积雪。狩猎进入第三天，天空突然阴暗起来。一股寒风从北方的钦察草原袭来，顿时搅起了漫天风雪。

扎兰丁跨一匹暴烈的乌驴，追逐着一只受伤的母黄羊，不知不觉将陪伴他的骑手们甩在后面。他看到，那只黄羊一面一瘸一拐地逃窜着，一面支起耳朵不时回过头来瞅一瞅。猎物眼看就要到手，谁知那黄羊弯角一抖，又向草原飞驰而去。扎兰丁不禁怒火中烧，催动大汗淋漓的坐骑，瞄住前面忽隐忽现的黄羊那黑色尾巴，紧迫不舍。

最后，黄羊终于被扎兰丁一箭射死，垂挂在马鞍子上。于此同时，暴风雪越刮越猛，道路被雪掩盖。扎兰丁到这时才醒悟到：他迷路了。如果暴风雪再持续几天，他可能会被冻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牵着马，顶风走去。夜幕逐渐降临了。扎兰丁费尽气力打开马被，披到马背上，自己蹲在地上，就这样顶风冒雪熬了一夜。

第二天旭日东升时，风雪才平息下来。雪开始融化了，雪水在沙丘间汇成了小溪。扎兰丁向远处望去，发现了一座用树枝和骨头垛成的高高的路标。在路标旁边他看到了一条道路——浩瀚如海的沙原中唯一的一条道路。他骑上马向那条道路走去。顺着那条路，他终于在沙丘之间一道泥土谷地中找到四座破破烂烂、烟熏火燎的帐篷。

一位上了年纪的突厥游牧民在一片犬吠声中从帐篷中走出来。他手抓披在肩上的羊皮上衣，庄重从容地走到骑马人跟前，殷勤礼貌地拉了拉马缰。

“尊贵的骑士老爷，倘若不嫌敝舍寒酸，恳请你进去小憩一番！”老人说道。他不禁为客人的豪华装束所惊异：上身着一件质地优良的上衣，下面穿一件大红厚绸子缝成的灯笼裤。那匹乌驴更为罕见，只有苏丹（君主、统治者）才配骑用。

“萨里亚姆！你有燕麦吗？我可以付给你双倍的价钱。”

“不毛之地粮草胜于金钱。不过对于稀客来说，我愿意满足一切要求。你的马不必喂燕麦，我有精小麦……”

旁边一座帐篷里传出阵阵手磨声，那是妇女们在磨小麦。

“喂，你们快出来！把马牵走！”

从帐篷里跑出两名妇女。她们身穿遮住脚跟的长袍子，胸挂叮当作响的银饰物和银币，头罩半透明的头巾，头巾一角将脸部掩盖起来。两名妇女走到马头两侧，抓住缰绳，将马牵走。扎兰丁走进帐篷。帐篷里暖气扑人。地当中生着一堆篝火，燃烧的树根冒着油脂。帐壁下毡子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那个人胡须漆黑，

面色苍白，双手交叉在胸前，一副离死不远的样子。他的呼吸紧一下慢一下，看来在他虚弱无力的肉体中生与死正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垂死之人的脚边坐着一位蓄着大胡子的托钵僧。他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帽子上挽着一圈白布带——那是哈吉（到过麦加的朝觐者）的标志。他半裸着的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袍，长袍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

“萨里亚姆——阿来科姆！”扎兰丁打了一声招呼，便贴着垂死者坐在毡子上。一个头戴面纱、遮着前额的女奴爬起来，替他脱下脚上那双湿漉漉的靴子。扎兰丁自己动手解下挂着腰刀的皮带，放在身旁。

“你是什么人？”他向托钵僧问道，“看你的装束，你必定到过遥远的地方吧？”

“我云游四方，想在谎言之海中寻求真理之岛……”

“你是何方人士，现在要到哪里去？”

“我叫哈吉·拉希姆，又因为我在巴格达求过学，人们也叫我巴格达迪。我的老师是一些品德完美、心胸宽广、知识渊博的人。我研究过许多门学问，阅读过许多阿拉伯文的、突厥文的、波斯文的以及用古老的巴列维文写成的史书。不过，我的幼年时代除了懊悔和罪过之外，一无所获……”

扎兰丁狐疑地皱了皱眉头：“你到底要到哪里去？有何目的？”

“我要漫游这五洋环绕的平坦大地，我要遍访城市、绿洲和沙漠，我要寻求胸怀不可遏止的伟大抱负之火的人们。我想目睹非凡的事件，我想拜见真正的英雄和遵守教义者。眼下，我打算去玉龙杰赤。人们都说，那是花刺子模国和全世界最美丽最富庶的城市。人们说，在玉龙杰赤我既可以结识博学多才的圣哲，也可以见到技术精湛、以伟大艺术典范将这座城市装点一新的匠人……”

“你想结识以其剑锋在战场上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吗？”扎兰丁问。而后略一沉思又问：“你会用炽热的诗行描写英雄的丰功伟绩吗？你的诗歌会让青年男女们传唱不衰吗？你的诗篇会感染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英勇骑士以及行将入土的老人吗？”

托钵僧吟诗回答道：

鲁杰吉（9世纪不花儿的大诗人）作诗固然出众超群，
我与他相比，也毫不逊色。
他双目失明，尚可名震遐迩，
我篝火旁放歌，敢说没有听客……

这时，主人将扎兰丁猎获的那只黄羊拖进帐篷。黄羊已经剥去皮子、掏掉内脏。

“我想割下一些肉让女人们为你做顿晚餐，不知意下如何？”

“大家都吃！统统吃掉！”扎兰丁回答道，“我不是伯克（老爷之意）手下的狩猎人。我自己就是伯克，是伯克的儿子。我无须向主子进贡猎物……”他说着从刀鞘中拔出短剑，从黄羊背部割下几条嫩肉，插到铁条上，伸进篝火烤起来。

主人将黄羊交给女人们之后，便在客人身边坐下来。他摸着胡须，问了几句客气话：身体如何？身上有劲吧？暖和过来了吗？双亲都好吧？

扎兰丁遵照习俗，也同样问询了几句，而后打探道：“恕我冒昧一句：此处是谁家的帐篷，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的帐篷，离通向涅萨城的商道只有一昼夜的路程。我是大漠中的一个普通游牧民。人们都叫我科尔库德·却班（却班即牧人之意）。”

帐篷外狺狺不已的牧羊犬突然狂吠起来。喊叫声、抽泣声、号哭声继之而起。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最后平静下来。传来一声吆喝：“帐篷里有人吗？科尔库德·却班，你回话呀！”

3 草原骑士

老人起身走出帐篷。帐篷外隐隐约约传来对话声，“他怎么跑到这儿来啦？”只听得骑马而来的人用沙哑的嗓音低声问道，“莫

非想找死不成？”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客人。”

“哼，我倒要让他们瞧瞧，安拉给他们安排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

“你千万别动他们——你这五个虏囚又是从哪儿弄到的？”

“这是五个有经验的匠人，他们有的是铜匠，有的是火器匠。他们跟一个商队一块儿行路。我正想给这个商队‘刮胡子’，谁料想撒旦不知从哪儿派来二百骑士帮一个耀武扬威的伯克围猎黄羊，害得我只好把骆驼丢开手，连拉骆驼的人也乘机跑散了，最后抓住的只有这五个匠人。眼下我想把他们弄到马鲁，卖个好价钱。”

“愿安拉保佑你！”

然后，主人陪来人一起走进帐篷。这位新来的客人年纪不大，个头很高，方肩细腰；侧面挂着一个用上等山羊皮制成的剑鞘，剑鞘中插一把长长的利剑；穿一双骆驼皮鞣制而成的黄色细高跟皮靴；戴一顶高高的绵羊皮帽子；穿一件式样特殊的黑色农民上衣——这身打扮说明，他是一个突厥人。他脸色黝黑，颧骨高耸，神色坚毅，更可以证明他是个地道的突厥人。

“到篝火旁来坐吧！”主人邀请道。但是来客并没有到毡子上落座，而是依旧站在帐篷门口。他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像一只夜猫子。

“你是谁呀？”扎兰丁问了一句，连眼皮儿也没有撩。

“一个草原上的人……”

“是游牧民还是干别的营生的？”

“我是给驼队商人‘刮胡子’的……”

这样的回话方式，照草原上传的风俗来说是粗鲁无礼的。草原上的人们在篝火旁遇到生人，哪怕对方衣着褴褛，也都平等相待，互相殷勤致问：身体安好吧，畜群兴旺吧，旅途平顺吧。这个突厥人看样子是在找碴儿呢。

扎兰丁瞟了他一眼，又垂下眼来，只有嘴角隐约抽动了一下。一位尊贵的汗难道还值得和这么一个出入沙漠的普通游牧民发生口角吗？

“主人说，你在打听去玉龙杰赤的路。我可以送你一程。”突

厥人沉默片刻，开口说道。扎兰丁本人虽然孔武有力，可他的坐骑却疲累不堪。待在这里，他可以平安无事，可以受到做客习俗的保护。一旦上路，这个突厥人就会像不久前他追击黄羊那样去追击他。想到这里，他便回答道：“此刻我还不打算去玉龙杰赤。”

“那么这个哼哼呀呀的即将告别悲惨人世者，又是什么人呢？”

“是个被强盗刺伤的人。”托钵僧说，“这很可能是亡命徒哈拉·孔恰尔干的好事。据说，那只沙漠中的老虎对谁也不肯饶恕。”

“照你这么说，别人就不会抢夺哈拉·孔恰尔的财产了？”

托钵僧回答说：“我是一颗被漂泊之风在草原上驱赶着的空果壳，你的问题我怎么能答得上呢？”

“哈拉·孔恰尔住在饮水缺乏人迹罕至的盐土地带。他像潜游在沙漠中的蜥蜴或者滑行在苇草中的蟒蛇而让人无法捉摸。谁也捕捉不到他的行踪，他却可以随处出没。”

“谁杀人越货，谁没有好下场。他的脑袋必将高高地插在玉龙杰赤城墙上的木桩尖上。”扎兰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着，一边翻动插着黄羊肉块的铁条。

“哈拉·孔恰尔是追踪恶棍的黑影。”突厥人接着说道，“哈拉·孔恰尔是复仇的匕首，愤怒的长矛，雪耻的利剑。现在，哈拉·孔恰尔只有只身一人，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将来有一天他一旦身亡，他帐篷所在地也会变成一片空地。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不是好事。”扎兰丁说。

“从前，哈拉·孔恰尔既有白发苍苍的老父，又有勇敢的兄弟，还有温柔的姐妹。后来摩诃末·沙需要一百匹马，就率领钦察士兵来到我们的游牧地。他吆走的不是一百匹马，而是三百匹最好的牡马。他抢走了女人们的银饰品，说这是因为一些游牧民在一处地方抢劫过一个傲慢的钦察汗而对他们所进行的惩罚。沙的后宫已经有了三百后妃，他还和钦察士兵抢走了我们一百个骑士都看中了漂亮姑娘阙·札玛儿，强行充入后宫，称她为第三百零一个妃子。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也不是好事。”扎兰丁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不过，一百个骑士眼睁睁地让人家把一个漂亮姑娘带出游牧地而没有抢下来，也不是好事吧。”